



畸人十篇卷下目錄

自省自責無爲爲尤

一張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

五張

妄詢未來自速身凶

二十九張

富而貪吝苦於貧窶

三十六張



重刻畸人十篇卷下

泰西利瑪竇述

自省自責。無爲爲尤。

第七

吳大叅。昔於白下。問余曰。貴教坐功否。余曰。吾輩爲功。與俗功異焉。吾所圖者。蓋在神魂。不在形身。吳子曰。旣神則無有衰老。自得常生。何以功爲。余曰。夫人體貌屬形。至壯至老。日漸衰減。智志屬神。至壯至老。反更強確。足徵神不可殺。不能死滅矣。吾因其常生。謀其常善。永安無虞也。常

生而苦辛。毋乃常死乎。與其常死。寧速死乎。此功所爲用耳。吳子曰。善然則功在行。不在坐。與。余曰。坐。坐而默。繹之以擇。以定。以誠。以篤。用果其行也。且行有二等。有出於身外。有留於神內。留於神之行。重矣。而神之行。於坐時。固可行焉。吳子問善神之肇端。初功。余曰。夫初功者。每朝時。目與心偕。仰天。籲謝上主。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妄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察省。本日刻刻處處。所思所談。及所動作。有

妄與否。否卽歸功上主。叩謝恩祐。誓期將來繼續無己。若有差爽。卽自痛悔。而據重輕。自行責罰。祈禱上主。慈恕宥赦也。誓期將來必改必絕。每日每夜。以此爲常。誠用是功。自爲己師。自爲己判。日復一日。無奈過端消耗矣。吳子曰。功哉功哉。自爲己証。則過不及辭。况文罪與。白爲己判。則不欲欺己。豈待外人諫責焉。先治內心。次攻其表。於言於行。則功得序。得全得實。愈如靈藥。必效不誤也。夫百人百罰。不如獨責。君子慚懼已知。甚於人知之。所謂自知則萬

証矣。殊乎小人。惟念人知是愧。是憚耳。其於行也。不圖善。惟圖隱矣。縱可欺人。使之矇曰。是也是也。而夫心之良。隱隱心聞。若或警呼曰。非矣非矣。孰能強暗而已之乎。則莫如當夜時。晝事已畢。燈已滅。追求檢察一日之事。何如。且詔已令詳審責問。今日嘗治心之何病。禁止何欲。洗滌何污。改變何醜行。今日移幾步於德域也。夫身今日善於昨乎。否也。茲功行則怒心可滅。可除。惰心可振。可翌。慾心可懲。可化矣。且既自知自省。又日日常追至天理臺前。從公

審判。卽此諸種。妄念不敢發也。自貶自褒之後。固可盡夜安卧。無慮焉。第此功也。精矣美矣。得至無過。便已聖人。何謂初功耶。余曰。去聖人猶遠矣。是者初功。又有初之初。中末三也。蓋凡未行道而立志行之。其始事猶混濁。未得便澄。惟戒其大非耳。旣聊進。方克省其非也。至近善地。乃察細微過者也。譬之如泉。久淪濁。欲清之。先除其粗石耳。水已靜。方可視小石。去之。水旣澄。則其眇末土沙。沉居水底。悉可睹而汰之矣。此三者皆掃除之役。屏棄諸惡耳。未及



爲善也。吾曾久作前功。進於此。則兼起行善之功。行善精美矣。行善者。於念於言於行。非惟審有妄否。猶察夫既有善否。未有善則自悔自責。如犯誠焉。此時又以無善爲愆也。至善盛。乃可入聖人域也。吳子曰。信夫聖德雖無惡。及其成道。尙在爲善。貴教作功。一在誠實。斯途轍顯然。程效不虛矣。惜今之俗。淪染佛乘。云空尙無。則論道者。一秉高玄。無翅飛天。乃人之所不能行矣。但論以論。不以行。故不顧虛實。子談道以行。卽所談者。悉可效於事也。然嘗聞志

仁無惡。無過失。乃近仁也。無過失。曷爲與聖人遠乎。余曰。茲者能無疵。誰乎。齋舍中人與物。一一蠲潔。而日埽日除。垢何居。風中難免塵埃也。故在本世德雖高。前功之筭。不得暫舍手也。縱設有人。了悉掃除諸等醜咎。而於聖人之域。邇乎。農夫旣易田者。猛獸已驅。荆棘已拔。野草已燼。瓦礫已脫。地形已平。而無所種藝。是近上農乎哉。子有傭僕。以應家役。彼未嘗竊主財物。未損家械。不擊子。詈子。不博不酬。而日惟游閑坐卧。一切不爲。子以爲是僕善乎。不肖

乎。總總生靈皆農夫。皆僕役。爲天主所傭。以治此道之田。以寅亮上主工也。必欲收投而獻諸主。庾必欲行其投。而充本職也。豈啻望不爲非禮耶。今也全德之君子罕見。則非但無過。能寡過。卽目爲賢爲聖焉。世衰故耳。吾天主大教論人罪惡。凡有二端。一因不善之有。一因善之乏。俱可悔也。俱可勉也。吳子曰。談愈微愈美矣。可知凡人無爲於善。卽有爲於惡。兩者等乎。蓋凡善吾力所能行。無非吾分所當爲矣。若此審己也。進道無疆矣。

善惡之報在身之後 第八

乙巳年龔大叅因事入京。就余問曰。天也。至公至正。凡行善者。凡爲惡者。必有吉凶報應。第今人多曰。善惡之報全在現世。加於本身。若身後則無有。佛氏所傳輪迴六道。天堂地獄之虛說也。不識貴教云何。余曰。是何言與。豈可以輪迴六道之虛說。輒廢天堂地獄之實論乎。吾天主聖教。不如是輕薄德勛。俗言以爲順者。天下福祿足賞之。逆者天下災禍足罰之也。豈德之根本高峻。從天而發。天下萬

物皆卑陋異類。孰有價值相應。可以酬德者哉。天下君亦以天下黜陟國吏。天上君亦以是償天吏乎。明達世界之情者。咸曰徧大地皆從欲者。迥拔衆凡而爲君子。每世得幾人耶。君子欲行道於世。常不脫終身之苦辛。則此世界也。謂之地獄氣象。猶可。若謂天堂。殊不似矣。試觀世人羣類。無不自稱苦焉。苦中有天堂耶。天堂中有苦耶。彼小民勞於農力。險於經途。汗於百工。疲於戎守。每仰縉紳持權者。爲安樂。且曰世界有天堂。居高官。食厚祿者。卽是其人。

豈不然乎。今予臨民有年矣。敢問身所得天上樂何如哉。大叅曰。否。否。世界有地獄。居官者陷於其深區焉。泥塗中肩重負。此之爲勞。不及於位小官署輕任者。矧等而上之乎。人不識縉紳士所茹荼苦。故謀掇而加諸身。令識之。偶值諸路。必速過。不拾取也。古人比吏道。如黃金桎梏。拘於囹圄。甚得其情也。是以吾今思抽簪投紱。歸耕娛老。冀幸不虛此生耳。余曰。信矣。子治一方。見勞如此。其甚矧治多方乎。卽其苦奚啻百倍也。位愈高。心愈危也。西土古昔有

棲濟里亞國王名的吾泥削國豐廣爾時有臣極稱其福  
樂王謂之曰汝能居王座而安食一饌則以位遜汝即使  
著王衣冠升王座設舉盛饌百執事以王禮御之而寶座  
之上則以單絲繫利劍垂鋒而切其頂此臣升坐初觀王  
庭左右侍人奔走趨命卽大歡喜旣仰視劍欲墮便慄慄  
危懼四體戰動未及一餐遽請下座曰臣已不願此福樂  
也王曰嗟乎余時時如此子以爲福樂也兆民畏君君無  
所畏耶嚴主在上日日刻刻以明威之懸劍懼我焉俗人

不知居上之苦。故慕之。因嫉之。倘知之。反憐之矣。吾嘗且笑。且惜。彼經世之士。謀安而溺於阨。努力功苦。以立功。增職。王法亦按。頒功。疏爵。次第加之。誰知吾以苦市苦。朝廷亦以苦償苦乎。今子謀歸田耶。歸而能竟。却人緣。專務一己生死大事。則得矣。苟圖離苦就甘。恐甘者無時可就。苦者無時可離也。世如壙野。滿皆荆楚。何往不刺身焉。藥氏者。西土聖人。嘗曰。鳥生以飛。人生以勞。是以生人。際此齟齬。未及平坦。而逼迫他患。已便萌發。如候缺次補焉。吾於



辛苦如仇國卒世相攻中或可圖暫瞬解休曷得其泰平乎智者時防其侵也易居易職非謝苦也如荼蓼苓連僅易苦之別味耳四方民無不哀號曰世俗勞生吾以爲圖免之不如圖忍受之必欲免者須尋他世界苟於此未見未聞有人倖免焉此世界譬若細長繩作極密締結糾纏盤互令羣生一一解之我羣生者雖解至命盡而繩之締結猶未盡解也造物主祐君子者令不屈於患莫免其患矣毅其心以甘受使不形其憂矣故君子小人德雖不等

憂患雖殊。然而見困苦均焉。大參曰。信哉。率四海之濱。皆苦乎。既三日。韶陽侯蘇子張飲爲大參祖道。余在席。大參目我而哂曰。世界人皆樂矣。何也。今日又復相晤。談論飲嬉。非樂乎。且吾尙有疑焉。生若苦者。世何以無願死。悉嗜生乎。非但問富庶康逸榮華者。問貧窶裸裎。卧凌跣冰。丐于街市。及諸耄耋。目盲耳聾。徧體衰憊。若老病痾毒。晝夜僵地。傷痛不間。咸猶寧生。不寧死焉。奚不咸恬樂行世之驗乎。此非樂地。人人何肯愛戀之。弗忍舍去之。且善惡之

報天下萬國各立君王。用專賞罰之權。君又選士居方。定律設法。綱紀民心。以賞賜正之。以刑僇齊之。是今善者必榮樂。惡者必危辱。足爲勸懲焉。奚待後世之遐且遲乎。余曰。固也。竇未始曰。此世有苦。而竟無樂也。特曰。此世樂不足。稱上主。酬仁人之神德。若此世苦亦不足。明著上大主。殃不仁人之凶禍也。故當造身後真天堂。真地獄。盡善惡之報。以顯上主全能淵旨矣。昔者吾述天主實義。已揭其理。今復舉其端倪。夫天降禎祥妖孽。多不因善惡。況合其德。

慝輕重乎。世病秉世權者。賞罰偏私。則以省疑造物主。弗理視世事。或又解之曰。此主之未定焉。嗟乎。主豈有弗定。有弗定。豈可爲主。則曷不信此後有日焉。各得其所當得。且補今之缺。而并鞫彼偏私之咎耶。嗚呼。持世權者。縱爲公平。而所褒貶功績與否。惟耳目是信耳。無審據者。弗克究也。民之庸情。有所妬憎。則泯其善。揚其惡。壅蔽莫達。有所親愛者。反是。則在上者。時或不及聞其人之功罪。何能不失法意乎。豈惟人也。己亦掩己矣。雋德之精。多含于內。

不露于外。發外者德之餘耳。非其人易粉飾焉。善者彌誠。彌隱己德。何啻曰隱也。且不有其德也。人與己不知之。則疇從而褒之。惡。慝之本。素釀于心。不洩于外。見外者慝之末耳。詐善者不難文藏焉。惡者滋熟滋匿。己慝奚徒曰匿也。且不覺己慝矣。人與己弗達。則誰從而貶之。夫自蘊蓄己之善惡。同類之人。又覆蓋之。秉法君臣。又不及知之。復有天主。暫容姑且未報。或姑報而不盡也。此必待來世。天主宰明威神鑑。按審無爽矣。至若人情無不願生者。此

別有故。天主造天堂地獄爲善惡之報。本自親口傳宣。令人遽信。不待恃量。其奈人情染惡。自塞天牖。神賦大光。無由得入。便不能明知身後所受。又自古人死。少有復生者。益復不知死後事情也。旣不知其情。誰願往乎。譬如人情戀土。若有人從他鄉還。明知彼處利樂。便願裹糧從之。若去者自古及今。無一人還。非萬不得已。誰欣然肯行哉。狐鼠智。偶入獅子窟。未至也。輒驚而走。彼見坑中百獸蹟。有入者。無出者。故也。夫死亦人之獅子坑矣。故懼之。懼死則

願生何疑焉。仁人君子信有天堂。自不懼死。戀生惡人。應入地獄。則懼死。戀生。自其分矣。大叅曰。子論人之報人善惡。苦樂。眇小不能相稱。眇小之中。又有法律所不能窮究者。是則然矣。然人與法律所不聳者。吾方寸中。具有心君。覺是覺非。切報之。則報仍在己。在今。不俟身後也。仁人有天堂。卽本心。是心真爲安土。爲樂地。自然快足。自然欣賞矣。汝若辦一德心。卽增福祿一品。備全德。卽備全福樂。故謂仁者集神樂大成也。慝生於心。心卽苦海。罪創於內。百

千殃械。應時肆陳。則慝自責。自罰矣。吾犯一戒。自招一孽。放恣無法。則是地獄重刑也。何者。吾既違天命。卽吾自羞。恥心告訐。証我。我胡得辭乎。卽我自惴懼心。極楛囚我。我胡能遁乎。自性天理。審判按我。罰我。我可以賄賂脫乎。可望主者慈宥乎。則哀痛悔慘。種種諸情。四向內攻。殃毒無方。我何能避哉。矇人者不得矇己。逃人者不得逃己。故曰。逢艱患。賢不肖無大異。蓋昔樂均也。則請毋睹其膚。視其臧矣。請毋睹其面。視其心矣。君子不因外患。改其樂。小人



不據外榮。輟其憂也。若然。德慝之償。在身內。不由身外。豈不信夫。余曰。固也。凡生覺之類。不論靈蠢。行本性之順。自忻愉。遇己性之逆。自哀憾矣。饑渴而飲食。滋液洗腆。則甘嘗焉。倘乏其所嗜。或啖食草具。餽飯敗漿。卽委頓嘔逆焉。此何故也。造物者之奧旨。迪物以就其生育。而避之乎。失養也。軀殼之陋。飲食之卑。行物主引之以味。而靈神之崇。作德之偉行。無味乎。必踐道卽心休焉。違道則心厄焉。夫然後天主賦我本性靈才。本善無惡。足著明矣。但得之味。

誘民以從德非以是賞德功也。惡之困以沮人勿爲惡。非以是罰惡之咎也。世主馭臣從命者方命者褒貶賞罰將由君。何故此蒼生之衆其順逆天命之報獨由己而不關天主哉。家有燕喜主人置酒召客命樂工陳歌舞樂工謳歌舞蹈終日曼聲趨容娛樂極矣。卒燕主人豈謂樂工口汝今日妍歌妙舞自娛樂無量也。吾弟子若值乎仁者旣集德之神樂大成洵自愉悅。然本以娛樂主也。卽天地之主。豈以仁人自愉悅。竟無他報稱。用酌其無涯尊情也歟。

子曷不察上國故典也。三載考績。三載黜幽陟明。且有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以賞善罰惡。曷嘗曰鴟義奸宄禦人國門之外者。身歷險艱。且勞力困苦。有餘刑矣。無俟吾法律誅戮之耶。又豈曰幹國澤民。忠貞之士。縱懋勞績。自謀德不圖報矣。作德日休。已自享其福樂。國家無煩表門閭。不必詔之以祿而豐其爵耶。夫人知行善之愉悅。不足以報德。爲惡之况悴。不足以責咎。而外設法例以命。以討。厚售其值。詎不知天主法例愈精。愈備乎。君考臣功。視勳庸。又

視國力乃賞焉。然國藏微矣。上德嘗不得其酬也。故有不賞之功。上主六合之主。其能無盡。以無量數給人。未減其所有之毫毛。則至較德之時。德乃獲其盡報焉。西國史記。悉山王。至豐盛。一日。丐者進前乞捨。王子之萬金。丐者辭曰。小人得數環。幸甚。何敢徼分外如此。王曰。汝第知丐子承數環。捨則足矣。何復知悉山捨人。不萬金不可哉。命悉負之去。夫寥廓之主。豈若世王氣象褊小哉。俗之弊。乃獨尚耳聞目見而已。不知其耳目所不及之福樂也。惟驚駭。

本世刑災不慮。此世後殊凶極殃矣。龔大叅曰：席中忻際。其身後患不堪問。惟願聞來世喜樂何如。余曰：夫天堂大事。在性理之上。則人之智力弗克洞明。欲達其情。非據天主經典不能測之。吾察天主經稱天堂者。居彼之處。一切聖神具無六禍。此世中無人無有其一。具有六福。此世中無人有其一。六者一謂聖城。則無過而有全德也。世道莫盛乎聖人。聖人行世。猶以寡過爲功。况在天乎。經云：義人一日七落落者。違也。循義之人。於小節每日七犯。則不循。

義者何如也。世塗險滑道心惟危。稟氣柔弱性理瞶昧。民焉克免乎。凡自云無過過重矣。居天堂者已臻其域。安毅光明無惑無屈。潔淨庸正中立不倚。無過矣。待世之尊君其衣必靜嘉。侍天主其心畢無垢塵也。且世人不但過失稠而善行又疏也。有窮年困攻一慝慝不去。有盡年懋致一德德不至。故自少詣者幸得辦二三德行。民仰而稱賢矣。孰能勇具道德大全耶。若天上君子道純則德備也。比之如上庾所蓄糧者。粃糠已去。惟精鑿是存。比之如上庫

所蓄財者渣滓既銷。惟兼金是儲矣。是以曰聖城也。二謂  
太平域。則無危懼而恒恬淡也。吾於世有三仇焉。本身其  
一。世俗其二。鬼魔其三。三者同盟以害我矣。本身者以聲  
色臭味以怠惰放恣媮佚。闇溺我於內矣。世俗者以財勢  
功名戲樂玩好。顯侵我於外矣。鬼魔者以倨傲魅惑。誑我  
眩我。內外伐我。則我於其間。亟於防守。迫於抵拒。自不遑  
暇息矣。嗟乎區區一心上。畏天命。下懼不虞之變。左恐覆  
於險難。右憚迷於佚欲。前怵往年積累多愆。後惕來世未

決大凶。內悚於己。外驚於人。誰得不皇皇乎。使吾不肖耶。  
懈倦於克己之功。窘於三仇之勢。而委心奉之。雖得暫安。  
而實奉敵讐之逆命。反天主之正命。爲患大矣。使吾爲君  
子耶。立志存正。而率循天命。其功雖高。乃仇之冤對。至死  
方止。則當在生時。功未成就。畧不敢安寧矣。旣升天域。則  
戰陣已休。功績已立。釋干戈。而特享其榮賞。恬無事也。故  
曰太平域也。三謂樂地。則無憂苦。而有永樂也。世人不求  
憂。而憂屢至。勤以尋樂。而樂罕得。憂已至。力求以雪之。而



憂反自熾焉。樂既來吾。慎以留延之。而樂愈速消滅焉。茲  
眞爲苦世。何疑哉。且世樂者。五官受之。受之全賴此身。身  
沒世樂并渙矣。譬如葛藟繫樛木耳。木偃仆。葛藟無自立  
矣。今人八十爲耄。上壽也。鮮得焉。縱得之。較之常生。得幾  
何長乎。又八旬之中。且得全享樂歟。請計其實數。以著世  
樂之妄焉。嬰兒時無知覺。則孩提之年。竟無樂也。七十以  
後。大槩身疲劣。目眯耳重。口不知味。已失榮樂之具。卽逢  
樂事。無以樂矣。八十之中。除其初末。各一旬。聊可樂者。六

十年耳。夫人寤則能樂。寐則畢。不省事。無樂焉。世習懈惰。未厭夜寢。猶耽晝眠。故日之大半。爲寢所得。而六旬之徑。醒且樂者。僅三旬也。及三旬之徑。計幼時習藝業。屬父師之繩束。急於樹基。時被憂楚。樂無由至。壯而承其家任。易其稼穡。鞠其妻孥。酬應萬事。曷云喜樂乎。或暇日微及之。其間孰不遭父母兒女之喪乎。孰不值水旱饑饉瘟疫之災乎。誰久身安無瘡痍。無傷殘。無楚痛乎。此皆非樂之時焉。如是展轉淘汰。三十年中。每日之樂。十得其一。幸甚矣。

則一生之樂。日不亦希歟。夫世之憂至極。聊帶微偽樂耳。若天上馨無憂焉。憂於是處。無根無種。故無從發萌。而全爲樂也。聖經謂始進天門者曰。善僕汝忠。入汝主之樂矣。言此世之樂。微小則樂入於我中。彼處之樂廣大。則我入於樂中。是以曰樂地也。四謂天鄉。則無冀望而皆充滿也。人類本天民。其全福獨在彼耳。客流於他界。故常有本鄉之望。常歎息之。既未得其本所。則有欠缺。有欠缺。則有希冀。有希冀。則明其無全福。全福無冀也。吾人衆性所欲必

得無窮之美好。乃慰耳。世所謂美好者。咸微眇。咸有限焉。則吾性於是不得慰滿。不得其所欲得矣。故人以為世界缺陷。福樂不足。是乃實理實情。不足異也。倘以世樂自滿。足此真足異耳。譬如王有上嗣。宜君大邦。而自安寢陋之處。行役度生。且恬然不思復其尊位。不亦異乎。吾人本國天國也。天國主。乃吾世人大父。而吾儕乃自忘本國。逆嚴尊大旨。惟蕩流殉世卑賤之務。是湛是悅。孰知而不深加歎恤乎哉。吾既歸天鄉。大小之欲。無有不遂。所宜享福。非

漸次分取之。惟合併全受之。則無庸冀望也。蓋天上君子。分外不得而圖。不得而望。故雖享福者。有巨細品級。卻皆充滿。比之如大小甕。各以佳液飽滿斟酌。故無增加之覲覲焉。衆人爲伴侶。爲昆弟。相視如皆己身也。常得其所願。而不得願其所不能得也。是以曰天鄉也。五謂定吉界。則無變而常定於祥也。夫世界人。未必無成德且備也。無安且恬也。無樂且永也。無克且足也。第四福者。未定耳。經曰。無人知己在天主所愛耶。所惡耶。世事旣畢。吾吉凶始定。

無復更動矣。又逐世務者如步行江流之上。無安隱之處。可印吾跡也。此心乍悅向道。忽翻然而思。非道者也。本心汝不能持。矧他人乎。世態恒轉如輪焉。何德無罪。何安無危。何靜無搖。何樂無憂。何隆無殺。何峻無墮。何往無復。則本世謂之反覆無常世。特以無常爲常耳。所獲福祿惟暫借也。吾不能爲之主焉。若天上吉福。是乃大定不易。吾可恒恃遠攸據也。是以曰定吉界也。六謂壽無疆山。則人均不死而常生也。夫有限之生。其狀近乎死也。蓋生日日消。

化而不可遲留也。故經謂世人曰：坐於闇及死陰也。今見在天下萬國人民與鳥獸等諸種生類，百年以後大槩皆死而新者迭生。其生死之數正等，則本世者謂之生域，可謂之死域，亦可也。又其生時短，死時長，故西土古賢者常呼人曰：將死者。呼世界曰：將死之士也。常呼居天者曰：不死者。呼天國曰：生者之地也。夫人世之壽縱修而歲月日時悉有既也。有既則必死，必死則心懷死之慮，蓄死之懼。故能死者，其福樂不得全圖。若神靈升天者，固常生不亡。

矣。是以曰壽無疆山也。壽無疆則并前諸福俱永久不滅。此天主切答仁人之情也。何者仁人德盛至死而已。而其立志曰使吾常生於世。卽常行善不止。故天主賜之常生常德。以實其志也。入地獄者不仁人。亦未嘗滅亡。曷不謂之常生乎。彼受罪人。不勝其痛苦萬端。則懇求死以息殃也。而不得死。則其生似爲常生。實爲常死矣。彼生時爲惡已熟。至死乃已。而其立志亦曰使吾常生於世。常爲惡不止。故天主俾其永存不滅。常受惡報者。報其定於惡也。



是則天主之法。一世之善惡。報以萬世之吉凶。大指如是。已。佛氏竊聞吾西方天堂地獄之說。又攬入吾前世。閉他。卧刺所妄造輪迴變化之論。遂造作教法。云居天堂置地獄者。過去若干劫。亦有又還生於世。此奚知造物主情乎。設升天受福者。知若干劫後。將失其安樂。而復生苦世。更爲凡民受福。雖大。亦大有欠缺。福固不全。必生憂懼。不稱天堂至樂克滿也。又非天主善妙方。以振世德者也。蓋謀向道者。將曰。吾縱爲道至善。而我大事終不得安定不移。

矣。使人入地獄受刑者。知若干劫已滿。其苦將止。還於元界。復爲世人。其苦雖大。亦大有冀望。不爲至極。翻生喜慰。非所謂地獄無量苦惱也。且非天主所施。沮惡善法也。蓋小人迷於私欲。且曰。吾縱逆道至惡。而我大事不得盡敗。猶可幸復立矣。此佛氏不知情一也。夫樂之時易過。則見短。苦之日難度。則見長。此情無賢愚共達焉。吾推而可識。樂甚也。一日當一刻。苦甚也。一刻當一日矣。兩者又盛。則樂者一年疑一日。苦者一日疑一年也。若天上樂及地獄。

苦人言不及闡發之心不及思測之則天堂之千年爲世界不能一日耳。地獄之一日爲世界不啻千年也。經謂天堂曰天主御前千載如已過之昨日也。不曰如現運日而曰已過之日。不曰今日而曰昨日。若無有者。然以指其短之至也。謂地獄曰大日甚苦也。忻之日不長。惟患之日長大矣。竇今識真天堂。所有六福所無六禍。常久不滅者。則天主賞善報德。真實法意也。世界無斯六福。世界非真天堂矣。夫治今與治後兩世一主耳。吾人之德業德報兩世

一功耳。今者爲行路。後者爲詣域。西聖人設兩喻。喻是事  
理甚著明也。一曰務德業。如造大廈。木石諸材。雜散厝署。  
顛倒失序。愈當華美之處。愈受斧鑿。屢未成故也。屢成峻  
美者。萬年峻美。卑陋者。萬年卑陋。今世人位淆亂。不可因  
所居位。卽徵其德否也。善者頻患苦。不善者多安樂。如司  
馬遷。稱顏回盜跖之倫。世世多有之。愚者或曰。世無德慝。  
或曰。禍福莫非偶命。皆謬也。明哲之士。乃知善者無位。用  
以增其德。而繕其功耳。終當結天殿靈庭。不須憫恤之不

善者。盲得非其位。用以釀其惡。而厚其罰耳。終將寘最下處。殊足可憐矣。一日。譬之如樹木。隆冬時。佳惡無異。非其時故也。常有苑枯二樹。同植於苑。俱無花葉。俱無果實。以判生死。則此時特內異耳。一則根存液注。生意勃然而一者。根已朽。液已乾。淒然死矣。春夏既至。人方辨之。生者卽萌蘖發生。沃然先澤。灼灼其華。蓊蓊其葉。有蕢其實也。彼枯木者。旣負圃主期望。衆棄賤之。則斤斫斧截。折而付之燎爨耳。吾人旣孜孜業業。勤奉天主大教。豈卽樂富乎。豈

卽身無疾乎家無虞乎與不奉教者無大異焉則汝何不  
俟其時乎彼其根液內充汝不得而見之是本世也眞爲  
人之冬耳。迨來世乃其春夏矣。則善惡者之所受。始分明  
焉。善者則於其身神生大光輝。視太陽七倍甚焉。目得見  
此世所未見景光耳。得聞此世所未聞聲樂。口鼻得啖嗅  
此世所未啖嗅味香。四體得覺此世所未覺安逸也。冬已  
往。而爲春夏者無量年。榮茂無替矣。惡者旣負天主重恩。  
爲天神所厭惡。則其身神變成黑醜貌。相類鬼魔焉。如不

材枯木棄之地獄爲薪燎以供其永焚爨火耳其苦痛萬  
端非言所及也。前世小患已畢而後世大患無限矣。請子  
無疑聖經及聖人醇言也。大叅曰竊聽精論卽心思吾中  
國經書與貴邦經典相應相證信真聖人者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其致一耳。但貴邦經典全存故天堂地獄之說致  
爲詳備吾儒書曾遇秦火焉子知之乎。故此燼餘大多殘  
缺而後世之報應且不明不諳焉。因而伎儒者疑信半混  
之有無之間也。然有能據今經典推明其說亦足與大教

互相發也。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又云：秉文王之德，對越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經載是語，以示身後上升天堂，以弘德享弘報，而世反疑無天堂。豈周公爲矯誣上主及祖宗，且以疑誤後世乎？三王爲德，必有反身而誠，俯仰不媿之樂于內，而主猶從而榮之，以至尊之位于外，又錫之以天上福，何也？則子言身後有天堂，燦然白矣。周公仲尼老彭三聖之賢，不下三王，高於後



世帝王遠矣。而不得尊位。則主未必以世之富貴酬德。而咸令永享天堂樂。又可知也。三王周公仲尼老彭。既已在天。則夏桀商紂盜跖。歷代之凶人。何在乎。暴虐奸回。不下地獄。安所置之哉。有此賞。則有此罰。有此人。則有此置頓之處。天堂地獄。相有無也。信天堂。不信地獄。其有陽而無陰。造化安得運流乎。惟中庸語舜云。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得無以是爲德之報耶。余曰。固嘗言之。天主者。前後世禍福之原。豈不能以世福報德。子思子誘世於德。見世

人重位嗜壽卽指人所期望之報而揚厲之。但不可以是爲常。以是爲至報焉。故不曰仲尼無位。顏回無壽。必無其德也。苟世外無他報。惟位與壽爲至報焉。則正位之後。所立功德。何以償之乎。爲道之故。致命遂志。此之爲績。資誰乎。余竊觀賢者位彌峻。壽彌修。其心彌勵。其身彌勤。則意者。天主施彼。以世福。非酬其德之功也。惟以廣其功耳。酬德固在後也。吾西偏庠校。所論休戚。大異他校也。其言曰。黃白出諸深坑。珍珠探於海底。美玉韞之石璞。凡諸珍寶。

物每獲之於艱險。矧德爲至寶。必不可得之於安樂矣。德者安地而詣德之道。至危難也。有育身之道。可導我以育心者。身無恙了。無作務。惟圖閑居宴安。鳩毒劇於病。卧何者。閑居則厭飫。飲食不得其養。勞身則餒。餒則甘飲甘食。雖粗淡常得其養焉。心不勤動以事道。是不嘗德味。不霑其養也。貪得者愈得。愈欲得。嗜德者愈德。愈圖德。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於積財不厭。多於積德。獨願寡乎。道以行成名耳。在道者固利乎進。不利乎止。利乎速。不利乎淹。聖

經曰天道狹。天門卑。進者鮮矣。汝索德於自寬之地。縱自  
高竦。從衆不從賢。恐非其路。而難入天門矣。生知者寡。而  
學困者多。世世然也。故憚苦避勞。而成爲大丈夫者希矣。  
苦勞也。爲萬善母。安樂乃道德之賊。止水不流。不動必生  
蛆而敗。故謂世樂爲仁人之苦。仁者以是爲敵讐矣。弱劣  
之輩入德無因焉。其聞道語寒。心驚魄。如卒無膽氣。聆鼓  
聲以接戰也。昔賢睹幼年之迷於色者。遽退而去。或問之。  
奚不化誨斯人乎。曰。新酥不上筋也。夫取樂而爲慝者。當

念樂之忽逝而慝之獨留永久。遺悔辱於身也。行苦而爲善者。宜繹苦之忽往而爲善之德。永久遺光榮於心也。葆祿聖人曰。以瞬息之輕勞。致吾無窮之重樂也。予敢轉其語曰。以瞬息之輕樂。招吾無涯之重苦也。若此兩言疇不當用爲終身箴儆與。且天主經自始迨末。無不戒人安於逸樂。如陷水火也。嘗誨人以今世真福八端。一一由劇艱趨義耳。今惟述第八則。子自可知其餘也。曰爲義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生靈之類。無不屯苦。若爲

利祿爲功名爲邪淫。又種種非義者。徒屯苦矣。若爲天主  
爲義而受窘難。此乃福也。故謂已得天國矣。茲且未離下  
界之累。曷謂之已得天國耶。蓋已積其價也。夫爲義而使  
人答之。以讚譽。以腆貺。以敬崇。以祠宇。以碑記。皆足爲福。  
而非真福也。將懼吾以是萌生矜傲。反足敗德。而後祈天  
主賞。天主卽曰。汝曾得汝報已。惟行義者。竟無計賞。且人  
反報之。以毀。以辱。以讐。而吾惓惓操節。無悔。此乃上品德  
德耳。人輩無以答之。全功爲天主所酬。必盛必重也。所以

天主教士以德報讐宜也。不以讐爲讐。且用讐以資已德也。金無煉不成精美。香無焚不生郁烈。君子之德不得小人之窘難無以致其成就。鴻聞於天下也。敝邦所產木有一種曰巴爾瑪。華言掌樹也。性異凡木。每以任重。任重則曲。凡木之曲。曲而向下。掌樹之曲。曲而向上。故戰勝有功者。班賞有掌樹之枝焉。蓋曰勇遇觸敵。自然奮增。不奮增非勇也。凡德以屯患爲砥。用自磨厲也。不畏劬勞。何功不成乎。視苦如樂。視樂如苦。苦樂化齊。不爲所動。不爲所屈。

而反精粹。斯亦爲德者之掌樹。己是故吾教中聖賢習求  
勞困。甚乎俗人。干冒安樂也。或辭后王君公尊位重祿。而  
終身順聽師命。躬行賤役。自苦筋骨。愛凌辱。以扶難。極迷  
者。或豐家盛財。久習安樂。旨散衣美。而盡施於窮乏。身行  
乞於衢市。食淡服纊。睡卧堅勁牀地。克責體膚。或在鄉文  
業已成。足自聞達。而離父母國。骨肉親。客流遠方。煩劇身  
心。鏟滅名迹。以談道勸德。博修陰隲。或睿穎足逢世。而棄  
俗業。時以闢邪教。謬言証天主正傳。甘心服殃。置命刑下。



也。嘗有聊歇息。非謀歇息。惟以耐。以勉。以久。受勞苦。皆萬計。謀爲義之故。生死違樂。就苦耳。倘有曠日。弗逢拂志之事。輒自省察。恐或得罪天主。爲所棄也。蓋服屈苦勞之下。則是爲彼抑覆。若踵踏苦勞。身行其上。是以苦勞爲上天階矣。吾國人見學士者。千數百年以來。無異論。無異行。以此爲常。無議之爲非人情也。倘以是爲衆庶所怪。卽明哲者。因是益尊尙之矣。大叅曰。施我富爵安樂。名譽顯達。則我不得已。姑受之。施我貧賤憂患。鬱沒無聞。則我領其意。

忻然取之。此中國未聞奇範也。此範得見尊尚。以爲道何  
有乎。子能行此說於中國。民不治而治矣。人所爭競者財  
耳。位耳。功名耳。喜樂耳。除爭競之薪。彼鬪亂之火。從何而  
熾乎。則太平自久長矣。雖然。身所甘受之苦。身自取之。則  
苦不爲苦。吾惟樂之。是避。卽樂反爲苦也。且苦旣習也。亦  
無不樂也。則賢人者。此世亦樂矣。後世亦樂矣。



妄詢未來自速身凶 第九

昔余居南粵之韶陽郡。所交一士人名郭某。其尙德慕道。非庸俗人也。一日踵余門。涕淚交頤。而曰。吾來辭吾師。不再見矣。余怪問所往。曰。將去世也。余驚而曰。子年未耄。體壯甚。何從知壽命當終如此。其亟乎。曰。往歲之大馬齒。五十有五時。遇高人談星命如神。爲我推算。預說後來五載事也。其吉者未必然。凶則言言驗矣。謂命終之期。曰。今年四月中。必不得免焉。今月內。果夢乃見諸不祥。豈不爲徵。

應乎嗚呼。客歲吾滿六旬。方產一子。今已矣。獨此呱呱泣者。誰顧育之痛。夫余憐其悞也。數頓足惜之。語竟太息。而慰之曰。此世間至虛至妄。無若星家之言。與夜夢所見兩者。而子以爲實然。以爲定然。不亦爽與。曰。睹其孚。得無信乎。余曰。拙工盡日射。固有一二中的。非巧也。其偶得也。奚獨人乎。以數叩五木。而問之數。投之。必有一二合者。星命之允。解夢之符。則拙工之中。五木之合耳。况星家之輩。有種種巧術。傳遞鉤致。能無合乎。然終不合者多也。有人於

此十試之有二三焉。以黑爲白。以晝爲夜。吾卽知其爲瞽人。夫星家與夜夢者。無日不混黑白。晝夜紛紜。其云而令我反爲之眩瞽。目爲神靈。何與以多妄不爲妄。徵以二三偶合。卽爲信徵乎。此無他。乃主之刑僇。以譴責不肖子。敢徼達不可達之天命者也。吉凶是非之應耳。吾無是非。非自爲之。豈有吉凶非自招之乎。天下無物能強汝爲惡。則無物能強汝入凶也。是故人心強於星也。星家旣不知人之善惡。豈宜妄言其知人之禍福乎。汝冀吉避凶。我何獨

不然。惟迎吉避凶。有道改惡遷善已矣。汝染惡不思洗。見善不圖行。乃欲僥倖免禍受福。星家縱予汝。而天主必不予之。汝猶望得之與。悠悠之俗。錯指禍福吉凶久矣。無不以富貴爲福。以貧賤爲禍。以生爲吉。以死爲凶。錯指之又錯拾取之。若是之吉凶禍福。忠臣孝子難遇難避也。而此間欲論道何由哉。吾值君父家國之難。則義當急拯之。問星家曰吉我往。曰凶我不往乎。大小萬事皆然。則何徒問之爲。夫善惡是非可否。惟賢智者能審明之。吾有疑叩賢

智者而問之。則能謂汝擇地而蹈焉。彼何人斯能許人大福。而先索人少財。何不自富貴而免居肆。望門之勞乎。自詫知未來百數十年。曷不識今茲足下乎。吾儕所踐土。下多有古藏金寶。何不拍一孔以自資。而免巡路求人乎。則彼將曰。非其命不得而取之。嗟夫。果非命不得取。有命不得辭。安用推算爲。彼是人者。豈不亦明知其爲虛爲誕。而不恥以是爲業。則吾能信其爲天神所寵異。詔以未來之奧幽乎。夫又奚足譏也。第有人焉。甘以自欺。又甘以欺人。



強令信此偽術。侈言某人。不信星命。不簡時日而死。而不  
言萬人深信之。事事差擇。亦死矣。無理可據。惟贅述星家  
先言後允故事。眩汝聽焉。則汝曷不信正理。而反信若人。  
所記所詒虛哉。且星家所自來。非中國聖賢所作。有陰計。  
有邪法。鬼魔冥佐。令推得隱事。或自作迷人。事正人。以是  
故不屑求之。曷足信從。與上主恤生靈之勞於晝。則使之  
夜寢。以宴息無事焉。設人。不以夢爲夢。而強欲謂之真事。  
不負上主慈旨。而自作孽乎。有人偶誑汝。以一二虛言。其

後有實言。不敢卽信之。夫夢者昔皆謬亂。偶一合。則爲實事乎。郭生曰。星家誠妄。吾往者故不信之。惟此人先說吾數年。未來凶禍若神。不敢不信焉。一二偶合也。一一合。烏云偶乎。余曰。痛夫子知往數年之禍。胡爲來乎。彼授之子掇之。藉令彼不言。子不信。畢不來矣。則子之間彼也。自求禍也。郭生大訝。吾言問曰。何謂也。余曰。吾初八中國竊見大邦之民俗。酷信星命地理之術。受其大害而莫之覺。甚惜之。遽有意爲說。擿之。第復睹士民舊俗。安於故習。已非

一日吾材質下不敢以撮土謀逆塞江流也。然頗有俊士。祇慎其行。知凡事行止當量實理。不宜以庸人之度度之也。因而垂問。敝國庠校士人風習。吾論其大誠及天主教所禁止無不稱善。而憬然忖悟。願改前失。斷絕種種自作之害也。子能聽愚言。其存命不難耳。郭生蘇然喜。傾耳以聽。余嗣曰。夫身之安危咸賴心耳。故名爲心君。其居身中如君於國中焉。人值憂懼之耗。不論真偽。卽四肢血氣急來護寧其心。如兵將分列四外。一聞事變。亟赴京師扞衛。

君主也。以故人懼則面色青白。四肢搖顫。良由血往於心。不在肢體故耳。若惶懼太甚。血氣迫聚於心。反鬱逼之。令心氣遽絕。故有因懼而死者。夫民之貪。莫切乎貪生。則其懼莫切乎懼死也。吾儕永居百險之中。無處安妥。則其危事易信焉。故忽聞之。不暇釋其真偽。駭懼急發。不得止矣。恍聞之音。惚見之影。屢生心之大傷也。夫懼之病。最難治也。療之愈增也。謀消之愈長也。遇將蹈之患。乃重患也。何者。懼患亦一患也。則懼患者。是以患加患也。豈惟加之懼。

患之患。頻大於所懼之患者也。故曰不知以忍受災者。致  
災也。諺云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正謂此等虛妄事耳。若實  
事者。彼既實有。汝縱不信。何由得無乎。然虛妄之事。若言  
吉福。亦非信之所能得有。惟是所言凶禍之事。因懼生災。  
以爲驗耳。何者。汝信彼言。當得吉福。汝則喜悅。人生吉福。  
固非喜悅所能招致。汝信彼言。當得凶咎。汝則憂懼。憂懼  
之深。則生病患。其應若響。汝向固云。吉未必然。凶則盡驗。  
不其言乎。吾行於地。所必須者。惟地八寸以持足耳。然有

八寸之木置絕高處。令汝踐之。縱無人推墜。自傾墮矣。使置木於平地。則汝疾趨其上。無恙也。此何謂乎。豈木在高則狹。在地則廣哉。惟天養人以從容耳。見窄則亟矣。故八寸之外。苟有餘地。乃安行也。子今信妄人之云。是則已命。乃在八寸地耳。意無餘地。於行何得不急傾倒乎。

西國中古有一國醫。論其時俗虛言熒惑。大爲民害。國王大臣。竟未信之。彼醫乞以王命。往拘獄中。罪人宜受大刑者。來可徵驗也。王輒許之。罪人至庭。醫謂之曰。汝法重情

輕斫首鉅痛。王實憐汝。我國醫也。有術於此。用鍼刺脈。微漸出血。畧不覺痛。已得死矣。王既許我。汝爲何如。囚乃叩謝。但幸不痛。安意就死。醫則以繒帛障蔽其目。出其臂。刺以芒鍼。了無創傷。亦未出血。別用錫器穿底一竅。實出其中。令自竅出。承之以椀。僞爲大聲曰。血已出矣。人身止血十斤耳。如是出者八椀。則死矣。如是每椀。以次傳報。囚聞水聲。又聞傳報。信謂血出。漸次衰弱。報至八椀。宛其死矣。眾視其身。實無傷也。王始信國醫之說。真實理論。駭懼之。

言不可輕廢。不可輕聞焉。則以嚴法大戒國民。而禁革僞術。迄今不得行也。嗚呼。造物者。天主大慈也。罰罪中。不忘其悲心。故藏世人未來凶咎於天命之寂寞。不忍預苦之。而妄人反鑿其空。陰固欲拔之。以彘其罪。以速其禍。以重其苦耳。郭生曰。卜未來。喜其吉。不懼其凶。不亦可乎。是故古人屢卜。而無所傷焉。余曰。卜不卜在我。懼不懼已不由我矣。聞死候至而不懼。聖人難之。凡人能乎。故不若不卜矣。夫古之卜。非今之卜也。古之卜筮。以決疑耳。今者惟僥



倖是求耳。善惡之分易審。二善之中指孰更善難也。於是  
決之。以卜筮。卜筮者以訊二善之孰更善者已。故春秋惠  
伯曰。易不得以占險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汝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古之卜最後也。今之問星命  
最先也。大誥曰。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可見周公不以卜爲重也。曩者子無二善之  
疑可決。則徒卜不可。况問星命以犯天主首誠乎。若曰命  
在天主之上。非天主所定。則謬莫大。犯愈極矣。若曰在天

主下。原爲天主所定。而令小人用以取小財。造作小術。便  
可測量。亦侮天主不淺矣。人心不可測。而至神之深旨。可  
測乎。郭生聞吾言大悟。卽拜謝教曰。吾命也。吾師實更生  
之。不聞大教。枉自斷棄耳。自今以後。兒復得父。婦復得夫。  
一家安全。敢忘所自乎。余乃引之天主臺下。叩謝叮嚀之。  
必勿聽五星地理。諸家虛誕浮說。惟正心候天主正命也。  
郭生別後。了無恙。踰四年。又得一子。舊歲八旬。猶健飯。不  
減昔日也。



富而貪吝苦於貧窶 第十

余居南中時。一友人性質直。其家素豐。貪得而吝於用。識者慨惜焉。余爲說誠之曰。貪得者。或厯山谿。或涉江海。或反土於田畝。習武者。損力於弓矢。冒險於戰陣。習文者。疲神於書牒。煩勞於政事。皆曰。吾欲且聚財。俾老弱獲賴耳。此效夫蟻者也。蟻蟲之智也。以小身任大勞。夏勤力。急箱穀食。以爲冬儲。人其埤弗肯舍之出矣。汝之情。孰異於此。徒欲以富上人耳。無暑無寒。殖貨不厭。不亦異哉。以積增

積。彌。得。彌。欲。欲。與。財。均。長。焉。汝。庾。藏。粟。幾。萬。鍾。而。腹。幾。許。  
大。豈。猶。不。足。乎。且。循。塗。皆。有。負。穀。而。鬻。者。亦。可。以。隨。糴。而。  
隨。茹。何。必。又。聚。萬。鍾。之。多。哉。如。曰。吾。取。於。大。廩。有。味。乎。所。  
取。則。一。也。於。巨。廩。微。廩。奚。擇。焉。余。儕。所。需。之。水。止。一。餅。耳。  
汝。意。將。必。酌。之。於。大。江。不。酌。之。於。涓。泉。倘。臨。江。而。值。暴。風。  
水。大。至。波。浪。崩。江。涯。汝。身。陷。水。中。誰。愍。之。乎。知。止。足。則。不。  
酌。水。於。江。又。不。失。命。於。波。浪。矣。欲。者。在。衣。食。之。內。則。可。越。  
衣。食。之。外。則。無。定。無。止。焉。貧。者。之。所。乏。也。寡。貪。者。之。所。乏。

無限矣。萬金重貨也。有以艷羨得之。有以不意得之。兩者孰高乎。財之於用。如履之於足也。適度焉爾矣。短則拘迫。長則傾倒耳。若財能增智減愚。則世有吝踰於爾者。吾不耻之。然吾覩智非因財長。愚非因財消也。眾人昧於似善而非善者。曰富善於貧。求財不可已也。吾身榮辱在財盈耗耳。財愈多人愈重我也。貧人終身受辱也。噫嘻。寡有非貧。匱多欲。乃貧匱耳。多有非富足。寡欲乃富足耳。夫財縱盛。不滿汝欲。汝以爲薄焉。如此豈不常居窮哉。除此欲心。

則罔貪矣。貧者安於本分。則富矣。貧者缺財。以爲不足。富者嗜財。亦以爲不足也。財免我何灾乎。財之禍。自不能拔矣。財者。習逃僕耳。雖以繩急縛之。偕繩而走矣。嘗置人以守財而守者。攜財而遁矣。夫財本虛物。如其實也。何不能塞得者之欲乎。如有甚渴者。終日飲水而渴不息。必懼而覓醫。汝久嗜財聚財。得之滋多。嗜之滋猛。何不懼而覓醫乎。凡患疾。用所常服之藥。弗瘳。必懼此藥也。或反致傷耳。弗服矣。嗜財之疾。醫以聚財之藥。弗瘳。何不能捨其藥耶。

夫善者善得者之心者也。財也。煽人欲。培驕矜。反謙遜。速  
諛諂。拂直言。振侈泰。誘邪念。非善甚明也。孰如富而存貧  
者之節乎。夫財與德。不共存之物也。慕財之事。乃世俗之  
大害也。君子倘不以得順其所欲。卽以欲順其所得。不屈  
于貧。不惑于富。茲所以爲君子歟。嘗有喜得而弗享其所  
已得。生平居患而弗得脫也。吾若之何哉。西邑古有一人  
富而甚論。所衣穢衲。賤於奴虜。過市。人揚聲而指誚之。渠  
曰。彼誚我。我還室。私視金滿笈。自樂矣。陋哉。誌傳囊一富。



家甚吝。後懼減其財。則舉其資產盡鬻之。得數萬金。成一巨錠埋土中。自拾林下苦葉食之。既而盜拍以去。痛哭於藏所不已。有鄉人慰之曰。汝有金。既悉不用之。今覓一巨石大小與金等。代汝金埋之土中。則同矣。奚而痛哭如此。汝今已得若干萬金。全收之。笥篋中閉而不用。則或石或金在笥篋中。何異乎。斯如但大氏之渴也。而不得飲近水焉。古有云。但大氏生世。饑憊而吝。死置地獄中。不受他刑。惟居良水澤中。口不勝渴。水僅至下唇。晝夜欲就水。隨口

所就其水輒下。徒煩冤。竟不獲飲之。是其咎殃焉。後人將以但大氏事。轉謂汝哉。汝內嫌僕者。外防盜者。勤於扃守。夜不能寢。恨得利未暢。則節食補之。而饑不餐也。惶惶逐逐。自勞自苦也。古語曰。汝咀吝者。何禍乎。詛其長壽而已。親戚朋友鄉黨。俱避匿之。厭惡之。惟願彼速死。無有沾其潤者故也。吝諸已。胡能捨諸人乎。吝如牢豚生而穢濁。人不屑近。惟俟既死。乃益於人焉。吝嗇之污。亦無親人。既死之後。人利其財。貪與吝相隨。貪必吝。吝必貪。如人已死。毋

望之言。若人已吝。毋望之財。專於殖貨者。每思盈一數。數盈卽忌減缺。以此爲念。則常覺減缺。所有所無。爾俱乏焉。有人於此。聚篙楫帆檣之眾。而了無艘艇之用。集鑿鋸斧斤之廣。而絕不爲梓匠之工。貨筆研楮墨之盛。而竟不爲文字之需。不謂病狂者與。汝今積金無數。而一不捨用。而自以爲智乎。汝何不明哉。財之美。在乎用耳。豈宜比之。如古器物。徒以爲觀。如神像。以叅謁而已哉。此非汝獲物。物反獲汝也。財主使財。財僕事財。爲人之僕。人猶愧之。而爾

安心爲小物之僕乎。上古之時。馬與鹿共居于野。而爭水草也。馬將失地。因服于人。借人力助之。因以伐鹿。馬雖勝。鹿已服於人。脊不離鞍。口不脫銜也。悔晚矣。爾初亦不知而惡貧。且借財力以尅之。迨貧已去。心累於財。戀財爲病。且爲財役矣。曷不如馬悔乎。吾西土昔有一人。忘其名。富而愛財。甚乎身命。俄而病嗇於治療。久之增劇。熟寐不醒。其友醫也。哀而謀醒之。令家人設几席其榻前。取鑰發篋。置金几上。其親戚皆手權衡。爲分財狀。其友醫就病耳大。

呼其名曰汝睡而不顧汝財。人將瓜分之。病者聞若言。迅醒而立曰。吾不猶在乎。病少間。醫曰。今病已愈。但腹弱。須服一丸藥。卽瘳。病者問丸之值。曰。一金。病者怒罵曰。此與盜者何異。醫退而立死。奈何哉。不久則死。亦將踵汝門。豈可以賄賂辭耶。所萃橐中金。能攜乎。吾於此不見人無財。見財無人也。吁。財無人。不如人無財。是以吾慘傷之。爲此纂言。三夕不寐。思還汝於汝。祈汝片時。視而思歸也。吾友聆勸。恍然有悟。卽捨殖貨之事。焚其會計具。而慷慨求道。

余爲欣然。廿九日焚之。初一日復製新器理前業矣。悲哉。





附西琴曲意八章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寶具贄物赴京師獻。

上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音。

皇上奇之。因樂師問曰。其奏必有本國之曲。願聞之。寶對

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習道語數曲。今譯其大意以

大朝文字敬陳于左。第譯其意而不能隨其本韻者。方音異也。

吾願在上

一章



誰識人顛之情耶。人也者。乃反樹耳。樹之根本在地。而從土受養。其幹枝向天。而竦人之根本向乎天。而自天承育。其幹枝垂下。君子之知。知上主者。君子之學。學上主者。因以擇誨下眾也。上主之心。惟多憐恤蒼生。少許霹靂傷人。常使日月照。而照無私方矣。常使雨雪降。而降無私田兮。

牧童遊山

二章

牧童忽有憂。卽厭此山。而遠望彼山之如美。可雪憂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遠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寧易已乎。汝

何往而能離已乎。憂樂由心萌。心平隨處樂。心幻隨處憂。  
微埃八目。人速疾之。而爾寬於串心之。雖乎已外尊已固。  
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于故山也。古今論皆指  
一耳。遊外無益。居內有利矣。

善計壽修

三章

善知計壽修否。不徒數年月多寡。惟以德行之積盛。量已  
之長也。不肖百紀。孰及賢者一日之長哉。有爲者。其身雖  
未久經世。而足稱者。孝矣。上主加我一日。以我改前日之

非而進于德域一步。設令我空費寸尺之寶。因歲之集。集己之咎。夫誠負上主之慈旨矣。嗚呼。恐再復禱壽。壽不可得之。雖得之非我福也。

德之勇巧

四章

琴瑟之音雖雅。止能盈廣寓。和友朋。徑迄墻壁之外。而樂及隣人。不如德行之聲之洋洋。其以四海爲界乎。寰宇莫載。則猶通天之九重。浮日月星辰之上。悅天神而致天主之寵乎。勇哉大德之成。能攻蒼天之金剛石城而息至威。

之怒矣。巧哉德之大成。有聞于天。能感無形之神明矣。

悔老無德

五章

余春年漸退。有往無復。蹙老暗侵。莫我恕也。何爲乎窄地。而營廣廈。以有數之日。圖無數之謀歟。幸獲今日一日。卽亟用之。勿失吁。毋許明日。明日難保。來日之望。止欺愚乎。愚者罄日立於江涯。埃其涸。而江水汲汲流于海。終弗竭也。年也者。具有輻翼。莫怪其急飛也。吾不怪年之急飛。而惟悔吾之懈進已。夫老將臻。而德未成矣。

胷中庸平

六章

胷中有備者。常衡乎靖隱。不以榮自揚揚。不以窮自抑抑矣。榮時則含懼。而窮際有所望。乃知世之勢無常耶。安心受命者。改命爲義也。海嶽巍巍。樹于海角。猛風鼓之。波浪伐之。不動也。異于我浮梗蕩漾。竟無內主。第外之飄流。是從耳。造物者造我乎宇內。爲萬物尊。而我屈已於林總。爲其僕也。慘兮慘兮。孰有抱德。勇智者。能不待物棄已而已。先棄之。斯拔于其上乎。曰吾赤身且來。赤身且去。惟德殉。

我身之後也。他物誰可之共歟。

肩負雙囊

七章

夫人也。識已也。難乎欺已也。易乎昔有言。凡人肩負雙囊。以胃囊囊人。非以背囊囊己。慝兮。目俯下。易見他惡。回首顧後囊。而覺自醜者。希兮。覘他短。乃龍睛視己。失卽瞽目兮。默泥氏。一日濫刺毀人。或曰。汝獨無咎乎。抑思昧吾儕歟。曰。有哉。或又重兮。惟今吾且自宥兮。嗟嗟。待己如是寬也。誠闇矣。汝宥己人。則盍宥之。余制虐法。人亦以此繩我。

矣。世寡無過者。過者纖乃賢耳。汝望人恕汝大癰。而可不恕彼小疵乎。

定命四達

八章

嗚呼。世之芒芒。流年速逝。逼生人也。月面日易。月易銀容。春花紅潤。暮不若旦矣。若雖才。而才不免膚皺。弗禁鬢白。衰老既詣。迅招乎凶。夜來暝目也。定命四達。不畏王宮。不恤窮舍。貧富愚賢。概馳幽道。土中之坎。三尺候我。與王子同物兮。何用勞勞。而避夏猛炎。奚用勤勤。而防秋風不祥。

乎。不日而須汝。長別妻女親友。縱有深室青金。明朝外客。  
或將居之。豈無所愛。苑囿百樹。非松即楸。皆不殉主喪也。  
日漸苦萃。財賄幾聚。後人樂侈奢。一番卽散兮。







冷石生演畸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曰臆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眇年眇前人。可以無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人夜。屑越戲娛。獸行禽化。歲與年契。年與歲離。來者誰牽。去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贈心。嗜慾惟勤。心活惟虛。氣聚冥去。冥來昭格。天主。

萬鎰行估。百金就屋。勾子噉號。一錢信宿。息氣接睫。儻焉  
迺同。不如歸家。務我圃農。人之處世。亦復然然。棄家馳逐。  
夫何有焉。失或寒冰。獲斯火熾。仰譬大圓。爾司何事。濁貪  
貪利。清貪貪名。清其如蚓。濁其如鼯。西國先達。黑蠟德牧。  
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笑嗤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比諸  
破鏡。堅忍順受。棲澹化暝。天主降鑒。脫之苦辛。

爾緣何息。云胡不生。爾依何來。云胡不死。死匪可諱。死乃  
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胡生斯繁。而歸斯駛。思矣思矣。

不如退而修行。徐候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至人  
生如其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能死。非仙非佛。不怖  
不恃。法雅哥般。問黑人多。既覲天主。不廢嘯歌。

殀壽不貳。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日修日俟。且晝所行。宵無  
嗔乎。生生所營。死無顰乎。冰天胡婦。爲焰熄乎。南海黎渦  
湛矜式乎。當境誼赫。誰滕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繫乎。施勞  
伐善。驕且吝乎。却老耽存。擅以爭乎。馴茲五益。用守三和。  
如雲經天。如水隨波。數羸皇皇。數消廩廩。存順沒寧。天主

田八十篇  
卷下  
用。馘。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惟其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寂莫見。載塞其竅。載捫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格刺得。邦伴責煖。有口如人。載緘載罕。欽惟天主。守舌寡尤。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厭薺。饑渴害心。饜飮損氣。清虛日來。渣滓日棄。先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玄酒。調之以太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澹泊。

賞櫻寧。習於嗇。遠於豐。中士治身。上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爲是煎煮。夜夜朝朝。心口相語。經火燻灼。見炭顫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是良方。珍重一爲。何用不臧。譬諸農夫。去礫去草。苟無種菽。莢稗翻好。譬諸僕人。不博不酬。苟爲坐糜。不如井杵。織惡必除。微善盡體。天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者息以死。飛者息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人不知。遂心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

不知勞形是苦。苦者不苦。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百苦。  
為善亦苦。去惡亦苦。受苦一生。却能離苦。天路甚樂。天門  
甚卑。天時甚長。天堂甚低。地下有獄。一人不出。向時耽淫。  
變為鰥鯨。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為輪迴。變人心志。惟樂  
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寥廓。寥廓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或說五行。或說  
風水。一中膏盲。畏死不止。請驅小數。請芟邪魔。我生有為。  
我死無他。善種種心。惡種種語。黜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財虜。剖身以藏珠。朝夕事歛聚。纖利  
竭。羊羔。顆粟堆倉廩。不肯睜窮乏。但知敬商賈。疲精如馬  
牛。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蚋蟲。驕痴類虺虎。嗚呼氣盡時。持  
何見天主。貧者士之常。善者福之府。兩路分人禽。智者自  
識取。多少聰明漢。惺惺檢絲縷。





或問畸人之言天堂地獄也。於傳有諸。曰未之觀也。雖然。其說辯矣。顏貧夭。跖富壽。合不天堂不地獄也。而可哉。大德受命。受命而德施彌溥。報以蒼梧伐木。削跡之身。兩楹奠而素王終。卽血食萬世。浪得身後榮。聖人不起而享也。報在子孫乎。丹朱傲。外丙仲壬殤。伯邑考醢。奚報焉。惟是衍聖之爵。延世。顧易世而子孫之面目。名號賢愚。悉不可知。以代聖人受賞。此足以厚聖人乎。不天堂又不可也。或曰秦馘酷。而其義不存。是一說也。顧西秦子所稱。引經傳。

非一固可釋也。然則與瞿曇氏奚異而云儒曰彼所謂寶  
玉大弓之竊。西泰子別有辯也。經術所未睹。理所必有拘  
儒疑焉。今瞿曇氏竊焉。又支誕其說以惑世。而西泰子子  
身入中國。奪而歸之吾儒。以佐殘闕。而振聾聵。不顧詹詹  
者之疑。且訕其論。必傳不朽。其原則剋非常。是以自謂畸  
人。

涼庵居士識

利先生有天主實義行于世。淳既爲板而傳之矣。復有畸  
人十篇。蓋述其與縉紳士人答問之語。淳得而讀之。則皆  
身心修証之微言。其間釋疑辨惑。罕譬而喻。較之實義。爲  
更切。今世學士務爲恢奇。習聖賢之言。往往取道于嵩嶺。  
豈真有所証合哉。聞托微燐。徒立義以救饑耳。利先生從  
西城來。推天主之教。以羽翼聖真。此豈有所畸于人。而曰  
畸人何居。莊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惟今人自畸  
于天。而侔于人。此利先生所以畸于人。而侔于天也。

萬愿辛亥仲春日新都汪汝淳跋



